

李

国苑 中诗英 华



天生我才
必有用
千金散尽
还复来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大唐诗仙

风流倜傥冠古今

酒中豪杰

心胸万夫谁能敌

《清平调》

《蜀道难》

白

卷

111
L421
249

有

中国诗苑英华

李白卷

林东海 选注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P

1997年11月26日

中国诗苑英华

李 白 卷

林东海 选注

责任编辑 王延梯

特约编辑 刘晓东

封面设计 牛 钧

内版设计 赵 岩

责任校对 张华芳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

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

邮政编码 250100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9 印张 226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

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 7—5607—1746—2/I·129

定 价:(全十册)118.00 元

序

王运熙

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，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诗歌、散文、戏曲、小说、讲唱文学等等，各体皆备。其中尤以诗歌成果更见辉煌，源远流长，大家迭出，真不愧有诗国之称。

中国诗歌具有光辉的历史。在先秦时代，先是以四言句为主的诗体流行，后经人们选录三百余篇，编集成《诗经》。稍后则是句式长短参差的楚辞体（亦称骚体）产生，被后人编集成《楚辞》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，以其丰富的营养，哺育着后世千千万万的文人。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，五言诗逐步发展昌盛，七言诗也逐步成长，五、七言古体诗成为诗歌的主要样式。在此时期内，作诗成为一种风气，名家辈出，灿烂多姿。之后是隋唐五代。国势强大的唐帝国，经济、文化发达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。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，诗苑涌现出不少名家巨匠。诗体方面，除五、七言古体诗外，还形成五、七言近体诗。从此，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这

六种诗歌基本样式，长期为人们所遵用，直到现代。宋承唐代，文化、文学继续发达。在唐诗的高峰后面，宋诗往往写得机智而富有理趣，别开生面，与唐诗争胜。同时，在唐五代形成的词（定型的长短句），至宋代繁荣昌盛，形成了诗、词两体双峰对峙、各擅胜场的局面。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之后，人们一提到中国古代诗歌，总是首先想到唐诗、宋词，它们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诗歌的辉煌成就。以后在元、明、清时代，五、七言诗和词继续发展，也产生了许多名家、佳作，但总的说来，诗人们以学习、宗法唐、宋为主，创造性比唐、宋较为逊色。此时期还出现了新型长短句散曲，也有名家佳作，惜表现的广度、深度比不上词。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，转移到了戏曲、小说方面。

这套《中国诗苑英华》丛书，选择历代成就最为卓越的少数诗家、词家，编选其部分名篇佳作，供广大读者学习欣赏。于先秦取屈原，于汉魏两晋南北朝取陶渊明，于唐取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，于宋取苏轼、陆游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。这十位大家，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，的确不愧为诗苑中光彩最为夺目的英华。他（她）们的诗歌内容广阔深厚：热爱国家民族，甚至愿意为之赴汤蹈火；关怀人民痛苦，希望社会安定；憎恨黑暗腐朽势力，予以揭露和鞭鞑；描绘山川草木，展示祖国和乡土的辽阔美丽；歌咏爱情和亲朋情谊，流露真挚深厚的胸怀，等等。这些，对于我们培养热爱祖国人民、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，认识古代社会的诸般情状，认识大

诗人的高尚品格，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，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。从表现形式看，十位大诗人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巨匠。他们构思深邃，才华横溢，语言精炼生动，技巧变化多端，风格或奔放流畅，或深沉顿挫，或平淡隽永，或缠绵曲折，多姿多彩，无不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，使我们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，和从事创作活动的启发和借鉴。

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，是为了促进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，为创作新时代的文学提供营养和借鉴。希望这套丛书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1996年12月

前 言

我国唐代，是诗歌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，诗人辈出，犹如繁星，其中有一颗最引人注目的明星——太白金星，这就是相传为太白金星精转化的诗人李白。作为诗人，他的确像太白金星那样，至今仍放射出万丈光芒。

李白，字太白，是我国诗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诗人。自惊姜之夕母梦长庚，至采石捉月骑鲸仙去，他的一生，就像一部神话，恍惚他真是一位天上“谪仙人”。以其神而且奇，所以留下不少迷离的疑点，诸如种族籍贯以及生平事迹，虽经历代学人的不断考证和探索，纠正了若干谬传与讹误，使之逐渐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，但由于史料不足征，有些疑点，很难求得一致的解释，有的甚至永远也弄不清楚。也许正因为李白披上这样一层如同五彩云霞的面纱，所以显得更加神奇，更加迷人，更加富于感人的魅力。

李白是天上之星，也是地上之英。其种族籍贯以及出生地点，能弄清楚，固然好；弄不清楚，也无碍。正如明朝李卓吾《李白诗题辞》所说：“呜呼！一个李白，生时无所容入，死而千百年，慕而争者无时而已！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时，无地不是其生之地。亦天上星，亦地上英。亦是巴西人，亦是陇西人，亦是山东人，亦是会稽人，亦是浔阳人，亦是夜郎人。死之处亦荣，生之处亦荣，流之处亦荣，囚之处亦荣。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，读其书见其人，亦荣亦荣，莫争莫争！”（《焚书》卷五）今知其父于神龙初移居昌隆（今四川

江油)，为客户，因名李客，无甚伐阅可言；其青少年时代生长于钟灵毓秀的巴山蜀水之间，深受山水灵秀之熏陶。这种家境与环境，对李白思想和性格的形成，才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。

盛唐时期，进身之路有两条：一条是科举登第，一条是终南捷径。李白选择的是后一条路，他从未进过科场。这也是李白研究中的一个疑点。我想这同他毫无伐阅的家境不无关系。从地方的贡举，到朝廷的制举，并不是真正“唯才是举”，倘无过得硬的社会关系，恐怕连乡贡这一关也难以通过，哪里有机会参加殿试呢？李白对奇山秀水又有一种特殊的兴趣，所以选择“捷径”是聪明的，也是合适的。他从小观百家奇书，隐居山林，积蓄道义，相继在紫云山、峨山、峨眉山求仙学道，和道士交游，从方外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，创造进身的条件。

其实，他选择的所谓仕宦捷径，并不直捷，而是弯曲而又漫长的路；他不能待时而动，待价而沽，而是随时出动，到处自售。他在成都干谒过益州长史苏頲，出川后在襄阳干谒过荆州长史韩朝宗，在安陆干谒过安州长史李京之，都未见成效；又西入长安，投书献赋，历抵卿相，仍未成功，最后还是靠道教中的关系，经元丹丘、玉真公主、司马承祯、贺知章等的举荐和揄扬，才在年过不惑，奉诏入京，供奉翰林。待诏翰林，是李白一生最得意最荣耀的时期，也是他最失意最沮丧的时期。

时代就像一座大熔炉，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铸造出不同的历史人物。李白毕竟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，而是他所处的时代铸造出来的。他所处的时代，正是唐王朝推上极盛的巅峰，又从巅峰上跌落下来的历史转折时期。由盛转衰的社会矛盾，决定了李白充满矛盾的人生观和出处观。他常以横海鲲、负天鹏自拟，既有盛世士人所具有的自尊、自信、自强的积极进取精神，有兴社稷安黎元，“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（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）的宏伟志愿；又有危世士人明哲保身的思想，主张由隐而显，由显而隐，出仕干一

番事业，“事君之道成，荣亲之义毕，然后与陶朱、留侯，浮五湖，戏沧洲”（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）。功成身退，是贯穿他一生的最基本人生观和出处观。

李白似乎不明白，所谓举逸民，征隐士，不过是为了点缀升平，并无意给予实职实权。他在翰林院，只能写写颂圣诗以娱乐君王后妃而已，是无职无权的御用文人。李白却以为可以持钧执政，干一番事业，当他知道事与愿违时，少不了发牢骚说怪话，流露出负面情绪。诸如“一命不沾，四海称屈”（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）的呼喊，自然颇不中听，宜其不为幸衡所容，而备受谗毁。其时，玉真公主在天坛山修道，贺知章也已回四明去了，朝内没人为他辩解。玄宗相信谗言，放他还山。他的理想破灭了。

人生之幸与不幸，往往是相对的。李白之被放还山，是不幸，又是大幸。作为政客，失去从政的机会，自然不幸。但李白并非政客，他所说的纵横之术，王霸之道，自以为可以经世济民，事实上却很难行得通，再说，他似乎也缺乏执政的才干，从璘之失败，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眼光和能力，都不像是“辅弼”之才；作为诗人，他离开长安，不当御用文人，未尝不是幸事。倘若他终老翰林，历史上恐怕就没有这样一位伟大诗人了。诗人需要各种生活体验。李白奉诏入京前到处漫游，到处干谒，出京后，又到处流浪，到处谋生，既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最上层，又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的最底层。入京前在东鲁安家，躬耕陇亩，与农夫无别；出京后，在皖南漂泊，采矿铜坑，同矿工一般。这位谪仙人，谪落人间，可以说一滴到底。惟其如此，所以他对种种生活，都有所体验，才能写出那种惊天动地的诗，而成为伟大诗人。这何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！

李白总想功成而后身退，功未成则不甘退，所以一生不断追求，不断失败。离开长安后，北上失败，从璘失败，乃至锒铛入狱，长流夜郎，最后病死当涂，埋骨青山。其《临终歌》云：“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济，馀风激兮万世！”其政治才能未足比拟大鹏，

其诗歌才能却确实如同鲲鹏，变化无穷，流风万世！

李白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，是丰富多彩的，很难归结到某一种思想体系。盛唐时代，各方面都表现出泱泱大国的魄力和气度，没有衰世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神经过敏症，尤其是思想领域，更是兼容并蓄，互不排斥，儒道释三教可以合流，嵩山少林寺唐刻孔子、老子、释迦三像一头图，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最好象征。李白思想之复杂，也反映出这种时代特征。龚自珍《最录李白集》云：“庄屈实二，不可以并，并之以为心，自白始；儒仙侠实三，不可以合，合之以为气，又自白始也。”其实，何止儒仙侠，道释纵横也都被熔于一炉，化为多棱的晶体，放出斑斓的色彩。所以他的诗歌能表现出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。

他的诗，表现出主张统一安定，反对分裂战乱的思想。他的理想社会，近似黄老的无为而治，所以反对唐玄宗的拓边战争，也反对安史的分裂作乱。“过江誓流水，志在清中原”（《南奔书怀》），他之从璘，正是为了一扫胡尘，誓清幽燕，以维持统一与安定。

他的诗，表现出主张任贤举能，反对荒淫腐败的思想。“骅骝拳踞不能食，蹇驴得志鸣春风”（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）。对于斗鸡之徒的邀宠骄横，权奸的嫉贤妒能，他深恶痛绝；对于李林甫排斥贤才，杀害忠良，更是力加痛斥，表面出屈原《离骚》的积极精神。

他的诗，表现出关心人民生活，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。他曾在社会底层同劳动者一起劳动和生活过，对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所以十分关心他们的命运。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（《赠汪伦》），他很重视同下层人民建立起来的友谊。

他的诗，表现出热爱大好河山，欣赏自然美景的思想。祖国的名山大川，常常是他的栖身之所，也是他最好的精神寄托。“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”（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），他喜欢游览山水，在山水中所灌注的精神，和前人的山水诗有所不同，不是

消极，而是积极的，所以其境界显得雄伟壮阔。

李白的诗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，是以抒情的方式表现出来的。他的诗，大都属于政治抒情诗，其所表现的种种社会问题，都不是从题材中反映出来的，即不以事胜，而以情胜。表面看起来，似乎只是写他自己的牢愁，实际上，透过他的牢愁情绪，我们可以认识他所处的时代，而且是那样深刻，那样富于感性。倘若李白只是写酒与女人，或者飘然于世外，从他的诗歌中感受不到时代的脉搏，他也就不成其为时代的歌手了。他的诗，就像屈原的《离骚》，既抒写了自己的情感，也反映了时代的精神。

读李白的诗，“知人论世”固然有助于理解其诗的真谛，但“以意逆志”似乎更能把握其诗的精神。其跳跃式的抒情，为读者留下极其广阔的联想余地和创造空间。以其诗证其事而知其人，很难确凿无误，因此从正史到野史，出现那许多离谱的记载，也因此历来学者对其生平的考证，出现那许多难以统一的分歧；读其诗知其意而感其情，又以读者身份经历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联想与创造，所以李白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，言人人殊，以至把他当成五光十色的传奇人物。这不等于说，李白的诗可以随意曲解。把他的诗放在他所处的历史转折时期，放在他所经历的坎坷生活的背景上，去以意逆志，联想创造，便能认识大体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李白。不过，历来读者所塑造的各种不同的李白形象，亦自有其不同的历史意义。

李白诗歌上承春秋战国的风骚，下接汉魏六朝之乐府，创造出种种比兴意象，构成诗歌瑰奇的意境。在他笔下，飞禽走兽、香草美人、神灵仙幻、古圣先贤，都可以化为比兴的喻象，甚至连即目所见的山川形胜，也成了象征性的喻体。读他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实中有虚，虚中有实，巧妙地运用比兴手段，创造了各种奇异意象，构成了富于情志的绝妙诗篇。李白诗歌以其善于比兴，故妙在虚实之间，若实处虚读，则失之深；若虚处实读，则失之浅。必也虚处虚读，实处实读，庶几得其妙旨。

李白诗歌融庄屈于一体，汪洋恣肆，以气势取胜，如高山坠石，如大海回澜，有不可阻挡之势。李白能作律诗，却极少作律诗，而以乐府、歌行、古风为擅长。究其原因，以后者最适合于表现其奔流直泻的激情，而律诗之声律对仗，终嫌影响其气势。其所作律诗，或失粘，或失对，如《登金陵凤凰台》、《夜泊牛渚怀古》，虽失其律而得其势。即便完全合律之诗作，亦自有他人所难于企及之气势在。

李白诗歌节奏特强，读其诗，如三峡流泉，波澜起伏，抑扬顿挫。律诗之节奏，体现于语言之声律，即语音长短轻重转换之规律，可称之为外节奏；而诗之内节奏，则是感情节奏，是语意的表现规律。李白诗歌的强烈节奏感，正表现了感情的内节奏。虽然不讲究平仄声律，读起来却十分流畅响亮。读其《蜀道难》，不仅很有气势，而且很有节奏。依浮声切响的平仄声律，是读不出这种节奏的，必以其连贯的语意及流动的情感，读来才能如风卷浪，滔滔向前。这种内在节奏的把握，李白在鲍照的基础上，又向前迈进一步，构成了自己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。

李白诗歌的语言，极富于创造性。出色的诗人，往往又是出色的语言大师。李白便堪称创造语言的大师。他创造不少富于想象，善于夸张的形象化语言，作为构造意象和意境的材料。汉语的最大特点是形象化，但有些形象化的语汇，久而久之，便抽象化了。抽象化的语汇，不很适合于表现诗意，所以李白往往重新加以形象化，使之富于感染力。如“挂心”一词，在他诗中便化为“狂风吹我心，西挂咸阳树”（《金乡送韦八之西京》），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”（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），经过形象化处理，便成了绝妙诗句。

李白的诗，现存于集中者，近千首，其中有部分是赝品，但是真伪的考辨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要取得一致的看法更不容易。选诗自应力求选出真品，但眼力不到处而将赝品阑入，也并非

不可能。本书选入李白诗作近三百首，约今存诗数三分之一，这其中很难确保一首伪作也没有，读者自有明鉴。

李白诗中思想艺术均优者，尽量选入，以其为独家诗选，所以艺术一般而有助于了解其生平思想的重要诗作，也酌情选录，力图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李白的风貌。

李白诗歌的创作年代，有的很难确定，迭经专家研究与考证，仍有一些无法编年的作品。本书选诗的编排，参考各家的编年，并据一己之见，约略理出一个顺序，有的按先后为序，有的则以类相从，不是严格的编年，也未曾加以考定，只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李诗的理解。

李白诗歌注本很多，本书参考各家注释，删其繁，正其误，力图简明切要。诗之注，虽有助于读诗，却往往有损于原诗，因为各个时代的注诗者，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注释的，读诗是一种再创造的活动，必然会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，故曲解之处在所难免。我不敢说本书的注释对李诗无任何曲解，只希望有损于原诗者少一些，而有助于读诗者多一些，庶几“无愧我心”矣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，其谬误之处，敬祈方家赐正。

林东海

1996年8月于清风馆

中

国

诗



苑

英

华

天生我才
必有用
千金散盡
還復來

李白



●绘画/周群

●设计/牛钧

